

都市漩流系列

股市紅粉煞

迈克·钟著

作者认为：
个人就像一张股票，而股市则是人类社会的缩影。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I244
P8570

948733

I244

P8570

股市紅粉煞

迈克·钟著

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

目 录



人计之一

5月18日 午后6点

九龙塘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六号——美

红粉煞女二路元帅玛莉不惜脱衣上阵。欲在股票市场翻云覆雨的红粉煞女们，用了最古老的一种武器和妙计。..... 5



4月28日 上午10点

监狱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四号——

女匪男警生死劲敌偏又痴爱销魂。红粉煞女大当家叶丽琪甫出监狱，便险遭暗杀。红粉煞女与警官几乎拔枪相向。..... 24



1月1日 下午4点半

浅水湾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一号——

富豪叶至诚投身股市，想要做“大炒家”，却被股海巨鳄

关氏父子反炒得家破人亡。叶氏五姐妹组成红粉煞女，向关氏集团发起了血与火的挑战。…………… 42



1月1日 下午5点半

旺角砵兰街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二号——关

西龙料不到有人敢向他们的堂口埋手，情急越窗摔个半死。叶丽琪初斗黑社会告捷，铁血神警，枪口所面对的则是女友的一双玉腿、一张粉脸、一对情眼。…… 75



4月28日 夜11点

中环——浅水湾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五号——停

车场，叶丽琪再遭惊天大劫杀，红粉煞女裸体逃生；浅水湾，宋伟烈血泊相思雨，生死冤家触电焚情。一夜纵情销魂，尘缘有悔无悔？…………… 119



5月28日 上午10点半

中环交易广场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八号——宋

伟烈深入股市又做炒家又查案，艳遇与血祸齐至，才脱死神之手，又入佳人怀抱。爱情据说是一种病，所以杀手很荒谬。…………… 173



10月28日 上午11点

中环交易所

7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三号——叶宾妮欲在股市称雄图霸大展粉手玉脚，被关氏集团全盘统吃。叶宾妮拿起了枪，走向了最彻底的绝望——香躯艳体横卧街头。…………… 210



5月28日 午夜1点

九龙塘

8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七号——美人计之二——女色是最原始的武器，黑枪是最现代的武器。红粉煞女用这两种武器左右开弓射天狼。股魔掀开石榴裙，方知是陷阱；警雄赴约，岂料玉女挥怒刀。…………… 252



7月8日 下午4点

浅水湾

9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九号——股市无是非。股市狙击，裸体剥皮，红粉煞女猛展雌风，在股市上杀得关氏集团落花流水。于是，红粉煞女与关氏集团间最大的赌注便开始了。…………… 276

内 容 简 介

叶家四姊妹丽琪、宾妮、玛莉、艾伦，是维多利亚海峡旁的四朵花，因其父被有黑道背景的股市超级大炒家关宏发坑害，在股灾中破产自杀。丽琪四人组成红粉煞女，实施“红粉霸王”行动，在械劫关氏集团属下的一间麻将馆时，丽琪被男友警官宋伟烈送进监狱。宾妮带着带血的黑钱投入股界，无奈仍栽在关宏发父子手下，宾妮血本无归时，枪杀数名股界要员之后，跳楼自尽。出狱后的方丽琪与玛莉、艾伦，不顾伟烈的劝阻，以其美貌、智慧和狠辣手段，将肉体 and 生命作赌注，以暴易暴，以黑制黑。当她将关宏发等股市大魔，用“股市狙击”、“股市剥皮”等策略击垮后，双方终于爆发了同归于尽的大火并。丽琪不但失去了亲人，而且再次被伟烈送入了监狱。所幸，有一个爱她的人依然在等着她。



5月18日 午后6点

九龙塘

代号“红粉霸王”的行动档案第六号

美人计之一——红粉煞女二路元帅玛莉不惜脱衣上阵

波谲云诡、生死搏斗的股票市场上，分分钟都充满了最仁慈、最无情的超级优美大谋杀。“炒家”们使出各种手段，将股价“炒”高、“炒”低，使他人倾家荡产，从而谋取暴利。

中断数年之久的“红粉霸王”行动再次实施，欲在股市翻云覆雨的红粉煞女们，用了最古老的一种武器——女色，用了最古老的一条妙计——美人计。

女人是太阳，一轮灼热潮润、将男人撩拨得血沸火旺难以忍禁的太阳。

愈是有名气、有地位的女人，愈能电力足、热度强、光芒万丈，愈能蛊惑着男人去征服，甚至去犯罪而不惜一切。君不见，美国青年欣克利之所以敢于枪杀总统里根，其原因全是为了讨得荷里活（好莱坞）玉女红星福斯特的欢心。

何况现时的香港，在阔佬猛人（要人）圈中，“玩名气”是很新潮的玩意。

联合股票交易所上市部行政副总裁沈铭轩，他那有毒的眼睛，死死地盯在靓艳艳倚在窗边看雨的女人身上时，就感

到仿佛是裸奔在明晃晃的太阳底下，心里发干发急，焦渴间偏偏掀动起潮湿的十二级风暴，使他紧张亢奋得喘不过气来。

窗外下着数年来都没有过的一场豪雨。

天空奇异的黯黑而又银亮，雨似飞瀑，风如怒涛。别墅庭院里的花木，纷纷披伏摇曳。一蓬鲜嫩娇艳的红玫瑰，本盛开得正绚丽，但在狂风恶雨中，叶落花残辗转泥泞，看得玛莉灵魂里下意识一颤，眼底淌泪，心底淌血。

看雨的玛莉，很随意、很狐媚地倚在窗边，煽情感性的身态风采，让沈铭轩三魂掉了两魂。

她今天穿的是胸口开得极低的黑色暗花衣裙，紧束的纤腰下，是超迷你型的裙裤。像一朵大黑花，灼灼其华，怒放在窗边。

衣裙太薄，好似从窗外飘过的云上，撕来了一片围在身上，似有还无。玲珑浮凸天韵盎然的娇鲜胴体，欲隐欲露，极尽诱惑。

玛莉那雪白的胸部，那似乎深不可测的乳沟，修长精致的腿，以及这整个芬芳女体上的神秘一切……恍惚中，像是千百轮烈日，将光芒热能凝聚成一束，撕裂开翻滚的层层黑云，蓦地一声，从天外掠射到沈铭轩的眼睛上，点燃了他情兴欲意的炸药库。刹那间，就会炸得天崩地裂。

沈铭轩 40 多年来，很少有过这种暴烈的冲动了。除了他那醋劲冲天醋气干云的太太之外，他更是很少有过如此惊心动魄的艳遇。

只因靠着他太太沈张碧芸的家族背景，他才有机会坐上了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部业务首脑这把交椅，进入了自小渴慕的上流社会，成了股海（股票市场）里万众仰首的一座灯

塔。

他的太太纵然再飞扬跋扈一万倍，他也是丝毫不敢开罪的。但他的心底里，却千百次幻想着，能有一次让他刻骨铭心的艳遇，像其他阔佬大豪们一样：金屋里有娇可藏，香车里有美可载。

男女之间，他相信全靠一个“缘”字。夫妻婚姻是缘，婚姻之外的偷情也是一种缘。

由于太太不仅面目不让观众受落（欢迎、喜欢），而且应了丑女善妒这句话，成日里张牙舞爪，分分钟都做河东狮吼。所以，沈铭轩内心深处十分渴盼那婚姻之外的另一种缘。

与玛莉之间，他认为就是这种让他梦牵魂萦、一想起来就令到他全身发抖的缘。

那一天下午，股票市场收市之后，沈铭轩驾了他那辆价值三百多万的Silver Spirit 4 Door Saloon 型号劳斯莱斯，驶回半山区的豪宅时，心中就郁忿地想：

“丢那妈！又得回去诚惶诚恐面对那妖婆了，老佛爷，真他妈衰！香车美人向来都是富豪名士之时尚，全港才不过七百余辆的劳斯莱斯，我就拥有了三辆，美人却半个也没有。上帝待人真是太不公平了！丢那妈，衰！”

劳斯莱斯驶上一条横街时，他无意中看见一家周大福珠宝金行的分店，正在举行新潮珠宝首饰展销，这才想起明天是他与沈张碧芸的结婚纪念日，对这嗜钻成癖的老佛爷，若不送她钻饰的话，只怕她会骂他个狗血喷头，而且半月之内床都不会要他上的。

沈铭轩恨恨地叹口气，低骂一声粗话，停了车，去给太

太买钻饰。

甫一下车，一个娇鲜欲滴的女郎，穿一袭浅紫长褙，风风韵韵迎面而来。那艳势标青的魔鬼身材，那靓丽得让人心驰神荡的一张粉脸，使沈铭轩一瞧之下不禁大大地一愣，不敢仰视。

一股浓郁的法国名牌 JEAN PATOU 旗下的 JOY 香味，远远地就向沈铭轩包围了过来，他下意识地翕动着鼻子。

这种香水是现时世界上所出售的香水中，价钱最贵的。上个周日，他陪他太太逛公司时，在英资连卡佛百货公司，他才为沈张碧芸买过。只有 30 毫升的一小瓶，就卖 5 千多港币，搽一点就百多两百块。据说，配制这种香水中的一些花朵，非常罕有，一年之中，仅有数小时的开花时间。要是错过了这瞬间即逝的采摘机会，就只有等待来年花开时了。

想不到，这个女郎使用的正是这种 JOY 香水。他心中不由叹喟起来，这个美人搽这种香水，可谓是淡妆浓抹总相宜。至于他太太，纯粹是在暴殄天物。

他忍不住抬眼鼓睛，朝擦肩而过的美人再一次投射去有毒的目光，恨不得眼光即刻变做了手，将美人来个剥衣落衫，再变做……这样想时，沈铭轩就不由血脉喷涨。

料不到，这一瞧时，他才发觉这个美人好眼熟。一时之间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。直到女郎仿佛横空出世般地傲傲然走过去了，他还盯着她消失的方向发呆。

“若是张碧芸那贱人能与此难得一见的美人换一下包装就好啦。上帝也真他妈的混帐透顶，就算是现时有了超尖端的高科技美容术，也不能像换一种股票那样简单地把一个人换成另一个人。就连全世界的科学家也都是混饭吃的白痴

低能儿，外空间都征服了，却不能随心所欲地把一个不喜欢的人，变成他喜欢的人的模样。

沈铭轩愤愤然地抱怨着，走进了珠宝金行。

谁知，当他买好一只钻戒回到劳斯莱斯车旁，正要打开车门时，便听见了一连串的喝骂由远而近。

“喂，靓妹仔，你粉胆生毛（胆大包天），敢同我们龙哥的马子（女人）争天下！”

“臭三八，有种你就别逃！我们今次要替你美容，改头换面重新包装，看你还敢不敢去参选什么港姐亚姐！”

“哼！识相的美人，就乖乖地在香港永远的消失。否则，咱们就像玩那几个红牌阿姑（红牌女影星）一样，玩残你！”

“不带眼识人的三八妹，挖掉她的眼珠，就让她成为标青艳势的瞎子美人，再弄条船卖到日本去，让她一天之内，尝尝二三十个日本鬼子的生猛！”

“笑话，肥水岂能外流。让她好好侍候咱们兄弟几个，是再好不过！”

沈铭轩转头一看，不禁愣住了。

只见先前那个美人，正惊惊慌慌、一步一瘸地向他这边奔逃过来。她的身后，一群太保飞仔模样的男女青年，脸上戴了大墨镜，手里拿了明晃晃的西瓜刀，猫戏老鼠似的，一步一步骂骂咧咧地追赶着。

“非礼呀……非礼呀！”女郎一边奔逃，一边尖声呼救。但路人目睹那几个太保飞仔横暴暴的狠态凶相，不但不施以援手，而且还远远地走避开去。

沈铭轩纵然觉得这个美人眼熟得很，心中又对她颇觉有些热血奔涌。可是，一看出那些个太保飞仔十有八九是黑道

人物，即便给他十个胆可以开罪他太太，也不敢开罪这些角色。他也只好准备揸车赶快驰避了。

沈铭轩手忙脚乱地钻入车内，刚发动起汽车，不想那个美人面色惨白地伏在了劳斯莱斯的另一面车门上，口中恳切而哀怜地叫道：

“先生，求你……快救救我啊……”

“你……我……”

从后视镜中，瞧见那班追杀过来的飞仔太保的狼霸霸模样，沈铭轩不由迟疑难决。

“先生，求你救救我啊……他们要毁……毁我的容，还要……还要强暴我……”

美人一双美目中，珠泪盈盈欲滴，充满了恐惧惊骇，哀求凄楚，更见其风情万种。而她浅紫若云的长褙，也已经给撕破了，大半个酥胸玉乳，裸亮在车门玻璃外，大约是因为惊惧的原故，此刻呈现出一种抢眼夺目勾魂摄魄的幼滑嫩白来。

“你……上来吧！”

沈铭轩的脑中陡然闪现的，是他太太那身肥肥的黑肉，便觉得口干舌燥，用劲咽下一口唾涎。暗叫一声：“好个美人，好性感的胸乳！”

他的心底，这时候涌起了最多十个巴仙（per cent 英语：百分之一，百分点）的所谓英雄救美人男人保护女人的英雄气概，其余九十个巴仙，却是瞅见女郎玉乳酥胸时所涌起的带有浓浓淫意的非分之念。

按动开关，弹开车门，沈铭轩让女郎坐了进来。

跟着女郎涌进车内来的，是浓得他睁不开眼的 JOY 香水

味。沈铭轩狗似地吸了吸鼻子，奇怪地觉得，同样是用这种香水，不知为什么，这个女郎搽来比他太太沈张碧芸搽来清丽芬芳了千百倍。

劳斯莱斯“刷”地一下开出去时，女郎恐惧惊骇的面色才缓和了下来，轻舒一口清雅芳气。

那班太保飞仔，想不到女郎竟上了豪气逼人的劳斯莱斯，不由个个气得哇哇大叫暴跳如雷。

“丢那妈，快给我追！今次绝对不能放过那个臭三八！否则，老大会给我们好看的！”

一个烈焰似的血唇间叼着一支香烟的太保妹，“噗”的一声，吐掉刚点燃吸上的烟，挥着手，锐声大叫着。

“臭三八，看你能逃到哪儿去！”

“你敢去选美，逃到天涯海角，也逃不出我们的手心！废了你宝贝，看你怎么参选！”

太保飞仔们嚣嚣地叫骂着，扬着手里的西瓜刀，凶蛮蛮地扑向了黑亮亮的劳斯莱斯车。

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火星四溅。冲在最前面的那个太保，已经一刀斩落在劳斯莱斯车的后盖上。

就在几个太保飞仔扑抵车身时，车内的女郎再度面色惨白，惊惧至极。沈铭轩也不由浑身直冒冷汗。

“当当”两声，又有两柄刀斩在了车身上。

“丢那妈，快停车！”太保飞仔凶悍地劲叫着：“停车，王八蛋！”

好在这时，劳斯莱斯已经换档加速，“轰”的一声，箭似地射出去老远。

两条腿毕竟跑不过四条腿。刹那间，劳斯莱斯已在几十

米之外。

“仆街的（死于街头、路上），衰！给我打！”头目模样的太保妹，蓦地自身上掏出一把黑光灿灿的手枪来，朝着劳斯莱斯就是一气乱射。

“砰砰砰！”

枪声骤响，弹雨横飞。路人吓得慌作一团，忙忙的走避不迭，生怕死于非命。

“砰砰砰！哒哒哒！”

太保飞仔们纷纷掏出枪来，向劳斯莱斯边追边射。只可惜，劳斯莱斯早已经开出去好远了。仍狂追了一阵的太保飞仔们，只得悻悻地停下来，骂道：

“丢那妈，衰！”

“臭三八，你行，被你逃出生天了！”

“算她走运，咱们就放她一马。她日后再胆敢在我们面前出现，非斩了她不可！”

“走！”

一帮人骂骂咧咧地四散开去。

从后视镜中看到追斩的那帮太保飞仔散去，女郎和沈铭轩心中的一块石头，才算落下来。

“我的妈，吓死我啦！”女郎极其后怕地说，“他们凶神恶煞似的，一个个凶暴暴的！”

“这帮人八九不离十是黑道堂口里的人。小姐，你怎么惹上了他们？”沈铭轩关切地问。

“唉！真是一言难尽！”女郎叹口气。

“好啦，没事了，小姐。”沈铭轩竭力地笑出他想象中的英雄救出美人之后的那种笑容。

“谢谢你，先生！”女郎娇声丽音，艳艳一笑。那声音似林中鸣泉，那艳笑似天边彩虹，令沈铭轩大半个身子都酥了，软了。

“不用谢，不用谢，应该的，应该的……”沈铭轩连声说道，一双闪闪发光的眼睛，顺势落在了女郎半露半掩的裸胸上。

看见沈铭轩电光石火般的发直眼光时，女郎不由遽然一惊，忙讪讪地将浅紫长褙轻柔地紧了紧，遮护住胸乳间那一片奇异的雪光星辉。

沈铭轩转过眼睛，喃喃地说：

“好美……小姐，你真是好美……”

女郎莞尔一笑，正要开口说什么时，却又很美丽地皱起秀眉，千媚百娇地“哎哟”一声。

“你……你怎么啦！”沈铭轩慌忙掉过头去。

“我……我被他们斩了一刀！”女郎一副痛不欲生的样子，使沈铭轩都看得发怔。他这才发现，女郎的左臂上渗出许多红艳艳的鲜血，半只衣袖都湿透了。

“来，我帮你包扎一下，然后送你去医院。”

沈铭轩说着停下了车来。女郎撩起衣袖，将半截皓臂，带着一种天然的芬芳，伸到了沈铭轩的面前。一条寸多长的伤口，正鲜血直流。

女郎的纤纤五指和涂抹得粉红灿然的指尖，以及鲜血顺流下更显得奇美的浑圆修长手臂，使掏出了雪白丝帕的沈铭轩都痴了。

他委实想不到，美人身上的一个零件，都完美到了如此无可挑剔的境界。这样的美人，自己有幸遇上了，那就是有

缘。既然是有缘，到手的仙桃，自己就不能不尝一尝。从来都是因为太太的原因有色心没色胆的沈铭轩，不由低头就在女郎的手上猛吻了一下。

一吻之下，有如触电般的，她全身为之大大地一震。

“你……”女郎惊呼半声，粉脸飞霞，更是千娇百艳，接着又嘟起红唇呻吟起来。

沈铭轩似乎这才从美梦中醒悟过来，忙将丝帕扎在女郎手臂上的伤口上面。

“对不起，小姐……真是不好意思，你真是太美啦，所以我……”沈铭轩喃喃地说。

“算啦，我不怪你！”女郎虽说不上是豪放，倒也还算大方。

“对啦，小姐，我总觉得你好眼熟，似乎在哪儿见过你，却又总是想不起来。”沈铭轩将汽车驶向了香港动植物公园旁的嘉诺撒医院。

“是吗？你是个很坦诚的人，我相信你说的是真话。”女郎点燃一支烟，又递给沈铭轩一支，悠悠地吐出一个烟圈，说：

“往事不堪回首，香江今日又起黑风。去年我曾参选过港姐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沈铭轩便兴奋地叫了起来：

“啊！我知道你是谁啦！你是李美华小姐，英文名字叫做玛莉，从外国回来参选去年的港姐的，当时你是最热门的人物啊！选美季节的电视报纸，天天都见到你。想不到原来你就是李小姐，更想不到我沈铭轩今日能够遇上你。难怪，我一见你便觉得好眼熟。真是应验了那句老话：好的东西，向来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。”

“咱们算是有缘啦!”女郎也讶然地说,“我也想不到原来竟然是 Mr·沈救了我。”

“是……是算得上有缘啦!”沈铭轩亢奋地说。心里却暗叫道:“缘!丢那妈,真奇妙的缘!”

女郎艳笑一声,“虽然,我不是股民族(对股票市场的投资者和投机者的戏称)中的股民,但也知道沈先生是香港股票联合交易所上市部的行政副总裁、上市部的业务首脑。”

“我怎么能与倾国倾城名动天下的李小姐相比呢?”沈铭轩吸了两口烟,半是认真半是调笑地说:“美人就是不一样,上帝的杰作,宇宙的精灵。连你掏给我的烟都特别得很。这种牌子的,我也吸过。但你给我的,味道就醇香芬芳得多。是不是你的芬芳香气,渗透进了烟丝里呢?”

“不会是这样吧。”女郎嫣然一笑:“不过我也希望是这样的。好吧,我身上还有两盒烟,一起送给你好啦!算是谢你仗义勇为救了我!”

说着,女郎便掏出两盒烟来,送给了沈铭轩。

“这……我真是三生有幸,不……九生……九生有幸了。”沈铭轩接过烟来,人都醉了。

“传说中的沈生可是个神话般的人物啊!”女郎接着说,“你说什么股票涨,什么股票就涨;你说哪些股票跌,哪些股票就果然应声而跌。你真是了不起哇!还听说沈先生的一双眼睛有毒,最能透过重重迷雾,看清股海前景。眼睛瞄准哪家上市公司,哪家公司就要么股价涨上天,要么股价跌至地。千万亿万只在眨眼间,都化成废纸,一文不值。”

女郎顿了顿,一双春水般明净、秋水般充盈的妙目,向沈铭轩一瞥一乜,娇笑数声,说: